

Chap 01

遇見農舍 1999—都蘭流浪的起點

(第一棟農舍的故事)

■ 遇見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，蔡醫師約我去看房子，開車跟著他的吉普車，沿著東海岸公路奔馳。東北季風猛烈地吹著，從二公里長中華大橋望出去，卑南溪口捲起陣陣沙塵。過富岡漁港繼續往北奔馳，從小野柳到杉原一帶的白色浪濤奔騰不已，強勁的風把海岸邊的草吹得貼地亂搖。往北行駛十幾公里後，到了東海岸公路一百五十公里北郡界附近的小村落，他減速閃左方向燈，突然從路邊小巷子急轉鑽進去。經過巷子口幾戶農舍後，陡峭的山路在茂密的雜木林中左灣右拐往上延伸，蔡醫師的吉普車變檔加足馬力，沿著小路往上衝。拐入小徑樹林後，外面突然安靜下來，狂風巨浪的浪濤聲頓時消失了，兩旁的樹木遮住天空，路在陰涼的樹影中前進，穿透樹林光影斑斑點點灑落在路上，彷彿進入迷離的夢境世界。

小路沿著山丘蜿蜒地陡峭往上爬，沿途幾乎沒有緩坡或平路，沿途遇到轉彎爬坡時，也要三檔變二檔回三檔來回變速換檔，有時遇到三十度上坡急轉彎，必須打回一檔才有足夠馬力往上衝。穿越數百公尺雜木林後，兩旁出現一大片椰子林，藍色天空浮現在綠色椰林上空，彷彿穿梭南洋島嶼的世外桃源，到達異國情調的世界中。不知為什麼第一次經過這條小路，就產生淡淡的情愫，不知不覺喜歡這條曲折幽靜的浪漫小路，覺得它散發著非常獨特氣質的美感，有一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。短短二公里的山路，竟然攀爬到二百多公尺的山丘上，從陵線望出去，都蘭灣就在山腳下，北風吹著白色浪濤滾滾，可是山巒上卻風和日麗，一點風也沒有，感覺有點意外、驚喜、詭異……，是我一生遇見最夢幻浪漫的小徑。

突然蔡醫師的車子在路邊停下來，指著路邊的農舍說：「這裡有一棟！前面

還有一棟！」，車子又往前開去，一百公尺外一棟農舍矗立在荒草中。停車走近去看，發現鐵捲門已經鏽蝕腐爛，窗戶也破了，房間裡淤積著一層黃泥土。推開鐵捲門，進到屋裡，一陣陣腐蝕的霉味漂浮著，後面房間的屋頂的瓦片已經破裂，天空的光線透了進來。繞到屋後看，發現屋子右側牆壁有一半埋在土裡，後方屋簷幾乎被土淹沒，露出一點點屋角，那時腦海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個老農舍能住嗎？」，順著屋簷後方斜坡繼續往上走，山坡矗立許多大石頭，站在石頭上可以望見整個海灣，風景很美視野很遼闊，那一瞬間，我喜歡上這個地方，雖然很陌生卻有點似曾相似的熟悉感！

看完後，又回到前面一棟看，房屋看起來狀況好一點比較乾淨，似乎有人整理過。門鎖著，從窗戶往內探，屋裡放著農藥桶割草機噴農藥桶，還有一堆雜物、瓦斯爐和床墊等等。似乎這棟房屋是工寮，屋子裡除了霉味還有農藥味，房屋比較小，而且前院比較小離馬路不到五公尺，車子一過就可以看到屋內，屋子也小了一些。蔡醫師轉頭問我：「怎麼樣？喜歡哪一棟？」，答：「我覺得剛剛看的那一棟比較好，這棟太小又太靠近路邊，就挑剛才看的那棟。」蔡醫師：「那！我們去找房東！」。到了富岡房東經營的餐廳，蔡醫師說：「這是江先生，是讀書人！他想跟你租房子！今天我請客，麻煩你點幾道菜。」。房東點完菜把菜單交到廚房，坐下來很豪爽說：「五年不要房租，房子你自己修理，如果土地賣掉，你就要搬！很簡單，我們就口頭約定，怎麼樣！」。蔡醫師接著說：「今天我作公親（見證人），大家講好就好！一言為定，來！大家敬一杯！」，舉杯喝完啤酒，就這樣決定我搬到農舍的命運。

開車回台東的途中，我有點恍惚也很訝異，竟然在短短幾分鐘決定搬家了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我決定搬到一棟完全不熟悉的山中農舍。半年前開始找房子，請幾個朋友幫忙找打聽，記得蔡醫師跟我說：「住到海邊去，海浪打起的浪花的氧氣對身體很好，你應該搬到那邊去。我會幫你找一個適合你的房屋！」。有一天他說找到了，約好隔幾天去看看，兩天後他說那棟房屋被賣掉了，希望我再等幾天消息看看。兩週後，他說有一棟農舍你應該會喜歡，於是約了時間前往。將近半年的時間透過朋友，輾轉在花東縱谷關山池上一帶找房屋，卻一點消息也沒有，竟然第一次到東海岸找到農舍，似乎連考慮都沒有就匆匆決定！從小在都市長大，從來沒有住過荒郊野外農舍的都市人，會在十分鐘決定住到偏遠山林中。

許多年後，回憶那天經歷仍然覺得不可思議，從遇見山巒農舍，望著農舍後山巒層層疊疊往上延伸，山坡上樹林隨風輕輕搖曳，白雲懶洋洋掛在藍色天空中，怎麼會在登上屋後那片山坡回頭望見太平洋，那一瞬間觸動的情緒，讓我在都蘭山林中停留下來。也許冥冥之中，有些事情很難以用理性角度來分析，更難以想像預測，從那天起，我跟都蘭山中的老農舍發生一連串故事。彷彿初戀那樣我愛上那棟農舍，五年後緣盡情了房東不租了，我只好搬到另外一棟農舍，彷彿愛上新的戀人，那種感情的牽引和變化很神秘，每次遇見一棟農舍彷彿初戀那樣激發我的狂熱，費盡心力去整修去眷戀它，讓它變得清新亮麗，「遇見」是一種神秘的激情，令人嚮往奔向未知的未來……

■ 整頓

隔天我帶著朋友「土虱」，開車到現場，討論怎麼整修農舍，因為我沒修過房屋，更沒住過農舍，完全不知道從哪裡著手。找土虱的理由很簡單，他在鄉下蓋過一間房屋，知道如何修房子。他常常來來去去，剛好那陣子他來台東閒逛住在我那裡，就請他幫忙。我們在現場勘查房屋與四周，拿著捲尺測量描繪平面圖，規劃每個房間和用途，討論哪些地方需要修理或油漆。比較麻煩是廚房裡面的水井已經乾枯，房東說有水井有水卻一點水都沒有，馬達可以啟動，但是沒有半滴水出現，翻開水井蓋才發現是一口乾井。後來找鄰長溝通請他通融，讓我從他的水管接水過來，因為我只是生活用途不做農用灌溉，他很爽朗就答應了。他帶我到山坡上面看他的水管，告訴我有一處可以接水下來，還告訴我應該如何避開別人的農地，讓水管沿著山溝牆壁走，避免被耕耘機或怪手壓到，水管如何走將來巡水比較方便……

這一生從來沒接過水管，開始學習接水管，瞭解水管大小尺寸、設計水塔位置、配置水管路線。剛開始接觸摸索，似乎很有趣，由於沒有經驗，經常缺東缺西忘東忘西忙進忙出，買水管買工具材料，進到五金行望見各種工具與材料堆積如山，有如劉姥姥進大觀園，整個人傻了眼。後來，學會工作完畢工具要收拾好，免得要用找不到，買管線材料寧可多買一些，免得做到一半發現缺料，往往跑到台東採購再回來，一兩個小時就不見了，不僅進度連工作情緒都耽擱下來。土虱

人也很浪漫，我一不在，他經常做一做就不見了，跑去跟鄰居聊天，或者到山林裡東逛西晃。對於一個從沒拿過鋤頭、扳手、鋸子的人，有人帶領學習算是幸運了，而且整理農舍還是兩個人比較方便，抬東西修東西有一對手，工作起來也比較順手而且快，第一次整修農舍有人幫忙，已經很不錯了。

整理房屋是學習過程，房屋老舊五年十年沒人住時，屋內的電線管路就必須重新整修，不全部檢修萬一管線跳電走火，電箱到底堪不堪使用，……。還有萬一山泉水臨時斷了怎麼辦？必須買水塔儲備用水，到底要買多大的水塔？水塔配置要有五米高以上的落差，水龍頭才会有水壓，如果要讓熱水器點燃，最後發現超過六公尺以上的落差才有足夠的水壓。檢查馬桶還可以用，但是浴室沒有熱水器淋浴設施，外面的化糞池到底還能用嗎？當你發現化糞池的污水管竟然排到屋前的水溝，路面比水溝還高，而且屋前的涵洞已經堵塞，排水溝的下方又被土石堵塞，那將來庭院不是瀰漫糞水的臭味，……。我終於明白，房東為什麼不收房租，因為五年租金根本不夠修房子的費用……，隔年颱風與雨季來臨時，我才瞭解，原來院子會積水十公分，還有為什麼泥土會淹沒到屋簷下……，繳了五年整修房屋的學費，才明白一棟十幾年沒人居住的農舍，失去日常維護整理，可能涵洞會阻塞、水溝塞滿落石和泥濘不通，每年颱風過後還要整修一次。

如果我有判別農舍的能力，我大概不會選擇一棟被土石流淹沒的房屋，一時浪漫的抉擇，讓我的人生面臨一場整修農舍的大挑戰。難怪我剛開始整理農舍，左鄰右舍的農戶騎摩托車經過時，都會停下來看著我。通常他們會問我：「你買下房屋嗎？你哪裡來的！」

「沒有！我是用租的。台北來的！」

他們通常會用很好奇、懷疑的眼神看著我，每隔幾天會進來探問靜靜看我在工作，然後騎著摩托車波波地離開，彷彿他們在看一場戲。一年後我終於明白，他們會懷疑眼神看我修農舍的理由，因為我選擇一棟被土石流淹沒的農舍。對當地農民來說，也許我有點笨、愚蠢，或無知罷！一個都市人到鄉下，不僅不會看地也不會看農舍，都市人沒有鄉村知識去分辨好與壞，然而當地人知道哪些農舍一看會有哪些問題，該不該租該租多少錢都有一定的標準。比起許多都市人因為嚮往田園鄉村的美夢，匆匆到鄉下買了一塊沒有水的地或漏水的農舍，或沒有道路的農地，甚至會走山崩塌的地等等慘痛經驗，我還是算幸運的，我只是租了一

棟農舍修房子，而不是買地蓋房屋。不論是買地買屋，或租老舊農舍，都有一筆學費需要繳，從修理房屋材料、工資都需要花錢，關鍵是繳了學費是不是能夠學習到修繕房屋的知識呢？四十歲退休那年，我開始上人生的另外一堂課：「修繕農舍」。

■ 學費

有許多工作我是做不來的，需要找專業師傅來處理，修理農舍除非你本人具有土水、水電、木工等知識、體力和工具，不然，修理農舍需要繳一些學費，請師傅做在旁邊看跟著做，遇到願意教你的師傅，或許你可以學一些整修農舍的知識和經驗。修農舍第一個問題就是水電管線，先找水電師傅來看現場，請他檢查電箱分電盤和所有主要線路，告訴他房間電線插座燈座開關的配置位置，新設的開關位置就在牆壁上做記號標示，請他裝置新的開關插座。電線老舊問題全部更新，這是真正省錢的方法。如果省小錢將就使用老線路，將來會遇到這裡壞那裡斷帶來東修西修的麻煩問題，單單請師傅查線拿三用電錶東量西測，找問題花費時間的工錢恐怕會更多，換新電線沒多少錢師傅手腳快有工具釘釘敲敲，一下子全部搞定。水電師傅發現電箱開關老舊配電不足需要更新，但是化糞池的排出管線需要重新埋設，更麻煩的是還要把屋前馬路下面的涵洞挖通，讓污水管排水管穿過屋前小路後，再挖一條山溝將化糞池水引到屋前一百公尺的樹林裡。他告訴我大致的路線位置用樹枝插在地上做記號，討論後就把水電工程全部交給他處理，他把挖通涵洞工作留給我。

牆壁油漆粉刷，比較簡單就是自己動手刷，反正是自己用可以就好了。熟悉油漆工程的朋友估了一下，粉刷一棟農舍連工帶料大概要五、六萬費用。後來，我到油漆行大概買了五六千元油漆和工具，找二個朋友三個人用了三天刷了兩遍，這樣我省了五萬的油漆工資。這點讓我瞭解修復農舍有些工作可以自己做，DIY 整修農舍可以省掉很多錢，問題是你自己能不能 DIY 親身動手做呢？你有沒有體力，還有毅力和時間，整理農舍很費體力和時間。很多進度並不是可以預期的，有時候要等到做了才知道，做完一件事又發現還有一件事情沒想到，事情一大堆要做每天好像忙不完，稍稍喘一口氣看一下環境，好像乾淨一些，但是還是

有好多工作還沒做。

像打掃房間把泥土刮起來，清掃後再用水沖洗刷，再把污水清開再清洗一次，再用電風扇吹乾，等到房間乾燥後，這已經費去三天的時間。前一棟房屋租約即將到期，我必須在一月中旬搬進農舍，從房東答應租屋開始，我只有六週的時間可以整理農舍。對於沒整修過農舍的人，面對整理不完的工作，真的是挑戰與酷刑，每天流一身臭汗，牛仔褲濕了又乾又濕，洗完的衣服穿在身上感覺還有汗臭味，不知是衣服洗不乾淨，還是身體洗乾淨又流汗了。如果一條牛仔褲三天沒洗，你會發覺你有一條腥味道牛仔褲，叫做「汗水漿燙牛仔褲」，洗乾淨後可以發現上面有各種泥土、油漆淺色斑點，加上搬東西摩擦造成的擦痕，這些工作的痕跡會讓你的牛仔褲非常有風格。三個月後穿去台北時，年輕人會問你哪裡買的，因為那時候台北流行一條五、六千甚至上萬的破爛牛仔褲，但是這些刻意製造的破爛牛仔褲，沒有比你工作摩擦穿爛的牛仔褲還有型有風格，說真的對哪些花錢買破爛牛仔褲的時髦人士感覺他們很遜很土，花錢買流行真的很笨。

將近二十扇破碎的窗戶，需要一一卸下洗乾淨曬乾，載到玻璃店修理，沒有破的也要拿下一片片清洗，等修好的一起重新油漆再全部裝回去。三片鐵捲門已經鏽爛了，只有找鐵匠更換全新的鐵捲門，還好屋樑還很新也沒有腐朽，只是有幾片屋瓦破了需要更換。算算帳，換玻璃花了二三千，鐵捲門花六千，不鏽鋼水塔六千、水管、油漆、木板、各種工具一點一滴都要花錢買，接著水電師傅工資材料二萬多、還有怪手租金、租卡車費用，請工人割草工資，動工後每一項都要花錢，口袋的錢一點一點流失，不知道還要花多少錢。累癱了，躺在石頭上，望著藍天白雲想：「我在幹什麼？只是租個房屋住住，幹嘛把自己整成這個樣子，找個鄉下便宜透天舊水泥公寓住就好，房屋有問題找房東處理，何必如此自己整修農舍呢？何必搞不清楚狀況，花錢買經驗呢？」，不過，站起來逛逛，看見越來越乾淨亮麗的農舍，覺得有點點驕傲，一棟被荒草遮蔽灰僕僕的破舊農舍，已經變成一棟白色的新農舍，鄰居路過進來探望，會驚訝說：「這棟房子變得好漂亮……，先生你很厲害，很會整理房屋，…」

■ 挖土

當初看見屋子被泥土淹沒，想很簡單用鋤頭挖一挖就好，沒想農舍邊山坡的泥土硬得像石頭，當我舉起鋤頭用力往下鋤，沒想到鋤頭竟然撞擊出火花，不用想我的雙手被反作用力震到差點握不住鋤柄，手腕又酸又麻。拼足力氣挖了五、六下，發現只挖開一點點，挖十幾下喘一口氣，不到二十分鐘已經有點氣喘吁吁。轉身叫土虱過來幫忙，做過粗活體力很強的他挖了幾下，也站到一旁喘氣隨口罵了一句：「幹！怎麼這麼硬！」，兩人看看鋤頭，發現鋤尖已經變形彎曲，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，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。當我陷入困境時，心想下一步怎麼辦？後面傳來一句話：「這裡的泥土，遇到水跟爛泥巴軟趴趴，乾的時候硬得像石頭，這要用怪手才挖得動！」，不知什麼時候路邊站了一個穿雨鞋的農夫，戴著斗笠臉黑黑沈默靜靜地望著我們，我在想他怎麼沒有笑，兩個外地佬傻傻笨笨在挖地，這是很有趣的景象。他不疾不徐地走近來，告訴我們這種土質含有火山岩成分，很容易走山遇水軟得泥流到處流，乾的時候會硬得像石頭，用鋤頭硬挖是挖不動，除非前一天先放水灌溉潤濕後再挖，那時候才挖得動。他自我介紹叫「阿泉」，住在一百多公尺外山丘上的農戶，他是我最近的鄰居，是我認識第一個都蘭人。他告訴我他的姊夫在開怪手，整地一天的費用是四千元，就這樣第二天我的庭院就出現一部小怪手，俗稱「小乖乖」。

工人習慣俗稱三十噸以下的怪手叫「小乖乖」，一般工地常見大怪手重達四百噸最小也二百噸，因為三十噸以下的怪手看起來不起眼，因此叫小乖乖。小乖乖適合一般果園、菜園或小農舍整地用途，台東鄉村很多專職的小怪手司機，他們經常開著三頓半小卡車載著怪手到處跑，幫農民整理果園、種果樹、挖竹園等等。有一天我看見一個人坐在像小孩子的大玩具汽車，前面伸著一支怪手，大人跨坐在小孩玩具汽車上，「噠噠咕咕」地鑽進屋牆邊開始挖水溝，那個模樣非常有趣，彷彿大人騎在小孩子的玩具汽車上，那時終於明白他們怎麼會稱呼「小乖乖」。

當天下午怪手司機「瘋明」就出現，他一見面就笑瞇瞇，他很喜歡笑更喜歡

講一些有的沒有的笑話，工作時經常穿插一些不太正經的話，到底是講真還是講假的，剛開始我還不太習慣，久而久之也明白鄉下地方無聊，鬥鬥嘴講些皮毛話練笑話，是人際關係的幽默文化，笑話人生何嘗不好呢？隔天「瘋明」開著一輛破破舊舊的卡車來了，上面放著一台老舊的怪手。他竟然輕輕鬆鬆把怪手直接從卡車開下來，怪手一伸頂住地面，怪手往前開就下來。離開時也是把怪手往車子一勾一拉，怪手就上了卡車，前後不到三分鐘就離開不見人影。穿拖鞋叼著香菸咬著檳榔，帶一瓶保力達與維士比飲料，幾乎這裡工人們的習慣，幾天後我也咬著檳榔喝起工人飲料，只是我不喜歡他們參保久乳、沙士等等混料的喝法，「瘋明」懷疑眼神看著我說：「你讀書人也喝這個？有意思！來一杯！」

怪手進場後，工作進度很快，三兩下就挖開屋子屋側與屋後的泥土，挖完後直接將土倒在三頓半的卡車上，開到樹林邊倒下去。剛開始「瘋明」請一個人幫忙開車倒土，隔天我也學會開卡車倒土，就這樣他開怪手挖土我開卡車載土一來一去，一起咬檳榔喝飲料講笑話。阿明追問：「你怎麼來這裡？跑路？躲債？老婆呢？什麼來這裡寫書，真的還假的？寫什麼書？我看你是躲感情債，才跑路來台東？」。整理農舍時，常常有鄰近農戶經過，都會停下機車來問候，或聊聊天，就這樣展開新的鄰里關係。他們比較有興趣是「都市人怎麼住到山上來？住在一棟被土石流淹過的無人農舍？我到底是為何而來？」，他們半信半疑「跑到山上來寫書！還是跑路？」。因為從日治時期開始就有人為了逃兵或逃債，躲到台東來，光復後也是一樣很多人逃難躲債避開江湖恩怨逃亡過來，八七水災以後更多是逃難來的，這是台東近百年來的移民哲學：「躲到山上」＝「逃難跑路」的邏輯。我開玩笑說：「我逃家，逃避老虎老婆躲在這裡？」，「瘋明」聽了晃晃頭說：『真的？假的！我看你是逃婚，躲感情債到這裡來！』

挖開屋後泥土，發現左側山坡上有一個跟汽車一樣的大石頭，如果滑下來會撞倒農舍，感覺有點危險必須移開它。小乖乖引擎怒吼使盡力氣勾拉推擠，石頭動也不動，連最簡單的翻滾都翻不了。即使瘋明運用怪手奇招使盡力氣，讓怪手鉤住石頭以前輪頂地翹起屁股四十度斜角，利用怪手重量加上幹桿原理去勾動，石頭依舊動彈不得。「瘋明」轉頭對我做了一個鬼臉，繼續把引擎推到極限，整部怪手的鐵皮零件都震動起來唧唧嘎嘎響，我很擔心他的怪手隨時會斷掉散掉。那時候，隔壁蓋新別墅的有錢人也跑過來看，他說：「這很簡單，找一輛吊車吊

走就好了。」。問題是「僱一輛大吊車一趟要算一、二萬，還有載走石頭的板車也要五、六千元。總共加起來吊一棵石頭，要花二、三萬元。這樣做法太花錢了，我沒有那麼多錢可以這樣做。」。最後我跟瘋明討論後，決定在石頭旁邊挖一個洞，挖到怪手能伸展的極限為止，之後，小乖乖在石頭邊慢慢挖開一個缺口一點一點挖大，最後怪手輕輕一推，石頭就西哩嘩啦滑進洞裡，直接埋在山壁裡面當作山坡的檔土牆。當石頭撲通碰一聲掉進去，「瘋明」哈哈笑著說：「咱們一千元拼他二萬元，來乾一杯！爽！」，整個工程前前後後，我們只花了兩個小時，搞定一個將近十噸重的大石頭，算算成本我只花了一千元。

「埋石頭」的經驗讓我領悟，改造農舍過程中，選擇適當的工法利用自然環境，可以節省很多錢，懂得利用地形地景適當工法，可以讓農舍庭園更具有自然美。看過很多都市有錢人，想要種草皮只是單純一片綠草如茵的浪漫想法，找怪手整地找工人撿石頭又搬土運土堆來堆去，把一個斜坡整成平地草皮，種好草皮後又要雇工拔草，花了數十萬追求人工草皮美感，結果幾個月疏於照顧有恢復荒草漫漫的自然場景。像鄰居富豪喜歡種大樹一棵二三十萬花錢種，種死一堆老樹，種活的老樹不到一半，經過截肢移植的老樹又要等十年樹幹才會漸漸成形。傳說他運巨石整地種樹前前後後花了上千萬，也好他創造很多就業機會，只是我不喜歡很多漂亮老樹被他移植慘死變成枯木，或節枝移植樹型殘缺不全立在哪裡，我不知道這樣的山林美感在哪裡？。

農舍整地過程，彷彿跟著瘋明在玩遊戲，有時正經有時裝瘋講笑話彷彿人生也是真真假假。當我們從屋前的庭院，爬到屋後的山坡繞一大圈，詳細把屋子周圍的地勢看清楚，邊走邊討論該如何整理山坡地。這位赤腳怪手先生深藏不漏，他擁有豐富的整地知識和經驗，懂得看清楚山坡地土質走向和整理方法，這堂課讓我學到不少山坡整地的智慧。我們站在山坡最高處的交界上，發現有一條淺淺的溝痕，可是上面確埋了泥土，還有一排兩公尺高度左右的樹苗。瘋明說：「種樹的人把樹種到山溝裡，難怪山坡的水流走位，才會淹到農舍。以前的老師傅蓋農舍，絕對不會把農舍蓋在會淹水或土石流經過的地方。應該是後來種樹的人不懂，把樹種錯位置才造成土石流或走山的現象。後面山坡上必須挖一條排水溝，把樹挖起來恢復原來山溝的水勢走向，這樣應該房屋就不會再淹水了。」

我跟著瘋明前前後後走了一趟，仔細看清楚山坡地勢走向後，瘋明告訴我怎麼挖山溝，讓山坡上的水排到側邊，避免流到房屋後方，後來利用地勢選擇一左一右兩條山溝，將後面山坡的雨水排到房屋兩側。我們推測房屋會積水，可能是新來的房東種樹時沒注意，忽略自然地形的排水路線，或許植樹工人不小心將樹種在山溝裡改變自然地形，導致水流往下排，加上雨水沖刷山坡造成泥流土石下移，經過十年颱風風雨的沖刷後，農舍才逐漸被土石流埋住。有一天蓋那棟農舍的老屋主經過，進來問候聊天時，他說：「我從小在這裡長大，十幾年前我住在這裡時，沒有走山，屋前面的水塘也沒斷過水，現在連水井的水都乾了，怎麼最近都變了。也許後面山坡上有人動土，水路水脈跑了變導致地下泉水走位，不然不可能池塘和水井沒水，農舍後面會走山淹到屋頂，應該水路有問題。」

■ 涵洞

剛開始不知道屋前馬路下面有涵洞，也不知道房屋化糞池和污水排放管線的位置，更不知道如何整理農舍。整修時檢查化糞池與污水排放管線，水電師傅在檢查時，我跟在一旁看，從屋裡馬桶檢查管線，巡視到廚房外側的庭院找到化糞池位置。打開水泥板看，發現是水泥製的化糞池，師傅說：「水很清澈也沒有淤積，化糞池看起來還很新不需要更換和清理，似乎剛剛使用沒有多久就沒用了，不需要更換化糞池。我猜想，這棟房屋可能蓋好沒多久就沒人住了，你訂購的化糞池可以退回，可以省掉一萬多元。」。我們穿過庭院到馬路邊，靠近屋前的水溝裡淤積泥土石頭和樹葉，他蹲下去翻了一下，又拿起鋤頭鏟子跳到水溝裡挖了幾下，低頭下去看了一下說：「這邊有一個涵洞，以前化糞池的管線應該通到這裡，經過這個涵洞排放出去。」。他站起來走過馬路到對面，東看西看後，在地下指著說：「涵洞應該會到這裡來，你找怪手挖挖看，如果是這個位置，你就順著這個斜坡的方向，繼續挖一條溝讓污水通到樹林裡，這樣你的污水問題就解決了。」。他量了一下現場，交代我定購材料時，要買四寸水管等等的數量後，臨走交代說：「等你把涵洞和下方的水溝挖通後，打電話給我，再帶工人來一次解決所有的問題。這樣工作效率比較快，大概一二年就可以完工，你也比較省錢。」

算是運氣好，遇到一個好水電師傅，他知道我沒有多少錢，處處為我著想幫

我省錢。坦承跟師傅說明自己的經濟狀況，表明一切情形，他們會幫你省錢，怪手司機瘋明、水電師傅、木工師傅、油漆店老闆，都願意告訴怎麼省錢整修農舍，其實我發覺人生有很多學習與成長的機會，也許我花錢整修農舍，我學到的經驗卻是用金錢買不到。農舍水電修繕過程，水電師傅認為房間有些電線還可用，他覺得可以的就沒動，有必要才幫我重新拉線裝插座開關。其實，整修農舍必須有心理準備，可能有很多麻煩是你開始修復才發現，而且一個問題後面還有一個問題。涵洞的問題就是明顯的例子，住慣都會公寓的人哪裡會知道鄉下農舍的種種問題呢？但是，整修農舍是很有趣學習的過程，每一個師傅工匠都有他們知識和智慧，因此，每次修復一個工程讓我瞭解修理房屋的奧秘，同時也增加修復農舍的知識，我很喜歡這種學習的感覺。

當怪手整完地，快要收工時，我跟瘋明討論在馬路邊，挖開涵洞的出口位置，瘋明以他的經驗看了一下現場，順著斜坡往下走探一下路。轉身上車轉動車身開始挖開地面，挖開半個人深度時，他叫我跳下去看看，似乎挖偏了一點，他跳下車探頭看了一下又啟動怪手往旁邊挖了幾下，不到十分鐘涵洞的出口已經找到，他開著怪手繼續往下方樹林挖去，挖開一條埋排水管的淺淺山溝。我問他：「為什麼這個涵洞會被埋起來，照理說，這邊應該會排水應該出現一條山溝才對？」，瘋明看看我搖搖頭說：「這條路兩邊的山溝應該有人動過，可能是種樹或其他因素把涵洞埋起來…，我也不清楚…」。我們趕緊把一棵擋在涵洞出口處的小樹，移植種在庭院靠近馬路邊，和山坡上水溝移植下來樹種成一排，做成馬路邊的樹籬。我猜想當初買下土地的房東雇工種樹時，工人為了省事或偷工不想挖洞種樹，把一些樹種在山溝或涵洞的排水溝，因此才造成些些問題。

天色開始變暗開始起風了，趕緊放水淹濕涵洞的泥土，這樣隔日才能挖得動泥土。隔天清晨起來，先清開屋前水溝裡的泥土石頭樹枝，然後挖屋開涵洞裡的泥土，沒想到涵洞裡塞滿泥土，還好有放水淹濕比較好挖，但是沒濕透的部分還是硬得像石頭，只能挖開一尺深就挖不進去，只好繼續放水淹濕泥土。走到涵洞下方，也許泥土有點水氣不那麼硬，淹了一個晚上的水，下方有點濕潤土變軟了，大鋤頭不好用，只好蹲下來用小鋤頭一點一點慢慢挖。一個人工作有點吃力，尤其是挖出來的土用畚箕搬上地面，然後再拿去倒在十公尺外的地方。剛來人生地不熟，也不知道如何僱工幫忙，土虱有事離開幾天，如果有二人工作，一人挖土

一人幫忙倒土，可以省掉爬上爬下的力氣，也許工作效率會更快。

挖了一天後，涵洞挖進去一尺多，一邊淹水一邊挖土一點一點慢慢挖，最後我必須爬進涵洞裡去挖土。當我趴在涵洞中挖土，聞到涵洞裡陣陣的糞土氣味，心理在低估：「幹！我幹嘛像陸戰隊搞幹訓班，穿著紅短褲匍匐前進，修農舍又不是搞特戰，幹嘛搞成這個樣子！」，罵雖罵，工作一樣要照做，我必須盡快挖通涵洞，不然化糞池的水出不去就慘了。水電師傅把最困難工作留給我，我想是上帝給我的考驗，誰叫我對這個農舍一見鍾情，愛上就付出代價。也許，有過涵洞挖糞土的經驗，對農舍產生一種共患難的革命情感，以後遇到任何農舍我都有能力去修復它、愛護它。

挖了一天、二天、三天，慢慢挖通了，終於挖開一個小洞，開始用竹竿、鋤頭去敲打撞擊，慢慢挖開泥土。涵洞中很多積土還是要清開，澆水、淹水、挖、捅、扒不斷重複這些動作，久了慢慢習慣，只是我越挖越裡面時，我必須趴下來俯俯前進，趴在地上繼續挖土，也許聞久了對氣味感覺也遲鈍了。第三天當我趴在涵洞裡，聽到外面有人在叫我，有人說話：「奇怪，車子在這裡，工具也丟在旁邊，人跑到哪裡去了？」等我倒退爬出洞外，發現有兩個人站在涵洞上面看著我：「你在幹什麼？」，原來是房東跟他的朋友來看我，房東是好幾個人合夥買地，來看的也是房東之一。他們看見打赤膊紅短褲滿臉泥土的模樣讓他們很訝異！懷疑地問我：「你哪樣拼成這個樣子？怎不請人做呢？」，回答：「臨時找不到人幫忙，也不熟悉，這種工作大概沒有人願意做，只好自己做！」

餐廳老闆滿臉懷疑、加驚訝的表情望著我，也許他很難想像一個都市人，竟然穿著紅短褲打赤膊會爬進涵洞挖糞土。在涵洞挖土，一定全身泥濘髒兮兮，牛仔褲衣服沾土髒了，泥垢很難清洗，救生員的尼龍紅短褲簡單好清洗，身體髒了肥皂洗洗也容易，工作完畢沖水洗澡換回原來的衣服，回家時不會全身泥濘而很難過。不過，這一生中不曾體驗過這種挖土的經驗，數年後回想也覺得很有趣：「人生有什麼不可能的事呢？用終生學習的想法，拋棄過去社會職業的成見，面對新的生活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難，這不是很有趣嗎？是重新學習新生活的機會。挖涵洞，是我山居歲月生活的起點，是人生分水嶺的轉捩點，是適應都蘭山農舍生活很重要的啟示過程。」

住了半年後，我才發現很多問題，一場三天的豪雨會讓後面山坡塌陷，庭院積水，屋頂會漏水，門窗會滲水，總之一切的一切問題，仍然不斷地發生。我是個門外漢，浪漫加無知、愚蠢的超級笨蛋，選擇一棟被土石流淹沒過的農舍，給自己找麻煩。雖然大學唸過易經，差不多也忘光光，只剩下最簡單「物極必反」的逆反概念，「倒楣到底也是翻身的機會」這種自我安慰的神話很管用，反正孫中山革命十次才成功，我的機率比他好很多，我不會那麼倒楣，要住十棟農舍才會遇到好農舍。也許我選擇一棟最爛的農舍，經歷所有倒楣問題，將來我面對任何農舍，還有什麼問題呢？該遇到，該倒楣都嘗試過了，那還有什麼困難呢？這樣想法，也許是自我安慰的鴛鴦思想，反正已經躲到山林中，這種自我放逐的人生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慘呢？也許這是人生轉捩點的開始。

■ 木工

山坡庭院整地工程告一段落，油漆完畢，水電工程也結束，一件一件工作陸陸續續完成。最後請做木工的朋友來幫忙釘地板，釘一些簡單的書架櫥櫃等等，他只做了一天，很快釘完兩個房間的地板。他看我在一旁做廁所的置物架，用電鋸將木板修切成圓弧，說：「做的不錯！這樣子剩下的你自己做，我工具全部借給你！不懂的地方再打電話問我。」。記得國中時上過一學期的木工課，摸過一些簡單的木工電鋸切台等等，憑藉過去模糊的印象和知識，加上木工朋友告訴我一些使用工具的要領和安全須知，和跟著在他旁邊工作學了一天的學徒經驗，又開始另一段新生活運動：「木工工作」。

邊做邊學，構思用木心板釘了三個書櫃，其中一個有四尺八尺大。因為書的大小不一，裡面的書架隔間還設計大大小小的間距，短短兩天我逐漸摸熟氣壓釘槍，可以準確從背面往前釘，偶而會有幾根釘偏或釘歪。電話中，木工朋友告訴我，到材料行買木皮、釘槍釘等等材料，經過幾天摸索學習終於學會在木心板上貼木皮。沒想到，第一次貼木皮就成功了，這是第一張我自己做的餐桌。木工朋友來探視時，說：「你的木皮只比木板多出五公分寬，第一次貼能夠貼到七尺長，這麼長沒偏掉沒貼歪，中間木皮沒有鼓起氣泡，不錯你很厲害有概念！一個人一

次做了三個木櫃不簡單，你有潛力。怎麼樣，有空要不要來當我的助手打工，想學嗎？」

在做木工的幾天中，我慢慢領悟不同工作的習性不同，水電、土水、木工師傅的職業性格的差異。土水師要搬水泥、翻砂土拌水泥的工作比較耗費體力，抹推牆壁需要一巧勁，汗流浹背的情況很多。水電工埋管線要挖土、鑿牆壁、挖溝，需要強健的體力，水電的配電接線需要計算配線接頭，和爬上爬下拉線定線。木工師傅比較冷靜細膩，他必須要能夠計算尺寸，很多工作需要精準到 0.1 公分以下，木工碰觸的電鋸釘槍等工具比較危險也需更小心。木工經驗中，親身計算木板大小、間距、榫頭等等，花了四天製作三張書櫃、二個廚房置物架和餐桌之後，環視臥室書房廚房的空間時，感覺到 DIY 的過程中，心靈和體力似乎經歷一場人生洗禮的過程。

在短短的六個星期中，經歷過接水、挖溝、整地、水泥、油漆、挖洞、埋管、水電、木工等等工作時，深深感受到修復農舍需要付出的精神和體力，還要付出堅持下去的毅力。整理農舍一個月後，我站在磅秤前，發現體重少了十公斤，以為磅秤壞了，叫土虱過來看看，他秤了自己的體重後說沒壞。他驚訝說：「我跟你一起工作，為什麼你瘦了，我卻一點也沒有變，怎麼會差那麼多呢？」，我也很納悶怎麼會不知不覺瘦了那麼多呢？連牛仔褲鬆垮垮都不知道。土虱來來去去幫忙，有時候不在或去外地，他沒有像我天天為農舍的進度操煩，還要付出勞力工作。每天從花東縱谷小村落，開車到四十公里外的都蘭山上，跟著工人天天工作，或自己一個人挖土整地東忙西忙，偶而一週休息一天，算是喘一口氣，不過，每天還是有工作要做。

那時候我還在忙著寫兩份結案報告書，幾乎是兩本書的份量，回到家裡躺一個小時，回到書桌寫東西到十二點多，喝幾杯冷凍伏特加才睡著，四點半起床又繼續寫，加上研究所的期末報告，在短短一個月中寫了十幾萬字的報告。精神、體力和腦力已經繃緊到極限狀態，其中患了一點感冒，透過意志告訴自己不能躺下，一休息放鬆就會病倒。有一天工作結束，夜色已經暗了，到了台東市找個地方用餐，停車後打開車門，竟然沒有力氣把腳跨出去。土虱半信半疑看著我一下後哈哈大笑：「哪有這回事！」，連我自己也開始哈哈大笑，真的，我累到連把腳

跨出去的力量都沒有，等了三分鐘後我才回神用手撐著車門才半爬半走出去。許多年後，我跟朋友提起這件事情，他們都是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，但是經歷過，才能瞭解那種感受，許多年後，仍然覺得不可思議，怎麼會在六個禮拜，完成這麼多的事情……。

■ 搬家

一月十五日，租了一輛三頓半的貨車，裝滿書、冰箱、床墊、碗盤和雜物等等，還好有土虱幫忙，他做過粗活很會綑綁卡車上的雜物，也幸虧有他幫忙搬家，不然這麼多的東西，怎麼搬上車怎麼擺和堆就是問題。搬家前，事先請朋友幫忙打包整理裝箱，綑綁書籍雜物等等，沒有朋友的幫忙處理這些雜物，也許我已經累倒了。從堆貨到卸貨，一趟路需要耗費兩個多小時，跑了兩天載了七趟終於搬完家。最後一趟，狗也跟著上車，一年前獸醫問我要不要領養被人遺棄的大麥汀，第一天來牠就開始跟著我的腳步每天慢跑，他很懂事也很珍惜新的主人。牠上車後又跳下來，他不習慣坐車，最後還是把牠綁住載走。到了新家，一下車牠很高興在庭院與樹林間跑來跑去，牠發出快樂的叫聲，農舍開始出現熱鬧的聲音。

住進去之後，先把東西大致整理歸位，不過庭院還是很凌亂，有空再慢慢整理。十五日那個晚上第一次一個人在山上過夜，還好有狗兒作伴，入夜後山林一片漆黑。農舍的燈光微微照亮庭院，在廚房煮了開水泡了一杯咖啡，挪一張椅子坐在屋前走廊裡，不知為何腦海裡一片空白，連一絲絲的情緒也沒有。空蕩蕩的庭院幾顆稀疏的小樹隔著馬路，入夜沒有車輛經過屋前，附近農戶也睡了，農舍沈默地矗立在山林中。偶而，樹林裡傳來夜梟的叫聲「嘎！咕…」，蟲鳴「唧唧～唧唧～」，遠方傳來都蘭灣陣陣的浪濤聲，東北季風的力量在山林中輕輕震動著，夜裡滲透著冬天露水的寒意，有點點的寒冷氣息籠罩在身邊。大麥汀趴在我的腳邊，沈沈打著鼾聲睡著，走進庭院望著天空滿滿的星海，宇宙彷彿停滯在天空，時間停頓下來，覺得累了走進屋裡，倒下便沈沈睡去。很久不曾這麼睡著，一整夜似乎連翻身都沒有，到隔日清晨五點多，晨曦的陽光從窗戶射進來，直接映在我的臉上，從那天開始，我每天都會在太陽升起時自動醒來……。